

阅读

第621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来春天做客

□ 王爱明

砚滴

□ 金波

人生如茶，会苦一阵子，但不会苦一辈子

□ 汪曾祺

下雨天，杭州余杭塘河绿道的行人寥寥。在古翠桥下，倒是嘈杂，很多人在打牌。每一张牌桌，都有一盏灯。有多少盏灯，就有多少张牌桌。几张牌桌，还被看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。

只要你过去走一下，就会听到苍老的声音传过来：“炸啊！”

他们把一张张牌抓上来，然后，又把一张张牌扔到牌桌上，毫无倦怠。这一些年轻时曾经说过惜时如金的人，却这样用一张张牌，把珍贵的时光打得稀巴烂。

对岸的桥下，有几个人在唱歌。虽然他们的嗓音，跟韵味清越的乐曲不默契，但歌喉里，饱含对生活的热爱。

我走出桥下，雨中行走。负氧离子在行道树间穿梭，树叶在雨中等待着什么。白鹤在柳树上鹰视着水面，伺机而动。世界在这里显得非常苍白，除了寂静的河水，依旧缓缓流淌，而且永无休止，再也说不上一个什么词来恭维它了。

前路几株迎春花，昨天还是含苞欲放，让人驻足徜徉，今天却一地落英。生命如此短促，让人惊讶，难以接受。

路上的桃花，火一般盛开，炫耀她一树树的灿烂辉煌，让地上的青草羡慕嫉妒，却也难免行走在凋零的路上。

即便路边那一些桂花树，有松柏常青的精神气，只要见过山西太原晋祠的“左扭柏”，也会觉悟到，生命最终都有归宿。

春雨绵绵思远道，人生的意义，到底是什么？

我回头，又到了古翠桥头的亭子里，那老者又来吹笙弦乐了。

我便想起《儒林外史》五十五回“添四客述往思来，弹一曲高山流水”里写：“万历二十三年，那南京的名士，都已渐渐销磨尽了。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，也有老了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四散去了的，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……凭你有李、杜的文章，颜、曾的品行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。”

多好的告诫。

无家无业的季羡年，书法清劲遒劲，赚达官贵人的钱，除了留几个钱吃饭，都送给了穷人；卖火纸筒子的王大，三代菜农，父亲手就把菜地卖光了，穷得一塌糊涂，却下得一盘好棋，在乌龙潭学得棋手马先生大败，但他也不要人家巴结；家里开当铺的盖宽，家财万贯，每天画画，许多人向他借银子，他从不推辞，几百几十两给他们，后来田地卖光，开了一个茶馆糊口，但依旧不忘每天画画。

还有一个人，叫荆元，是裁缝，闲着就弹琴写字，还喜欢写诗。一日去城西的清凉山给种菜的老者弹琴，铿铿锵锵，声振林木，鸟雀都听得入迷。突然，他作变徵之音，凄清婉转，让老者老泪纵横。

我父母曾经说过，人生一世，来到世上，就是来作客的，最终还是要回去的。桥上打牌的老人，是一种世俗生活；对岸唱歌，跟荆元他们一样，活得雅趣。人一辈子，像迎春花，走过短促的绚丽，哪怕桃花，也会飘落，都在归途。

(摘自2025年4月11日《杭州日报》)

现在的孩子，大多不认识砚滴。我小时候不仅见过，还拿在手里把玩过。你一定着急了，会问我砚滴是什么呀？

砚滴是文房四宝(纸、砚、笔、墨)之外的第五宝哩。干什么用的？研墨滴水用的。

我第一次看见砚滴，是上小学时，在邻居一位书法家爷爷那里。他正在用一个小玩意儿往砚台上滴水。那小玩意儿像一把小小的壶，核桃那么大。他拿起砚滴，把大拇指指起来，水就从壶嘴里淌出来了。用大拇指按上，就不出水了。我很惊讶，研个墨，滴个水，还这么讲究。大人真会玩儿！

趁书法家研墨的工夫，我把砚滴拿在手中欣赏。仔细观察，发现它有两个洞，一个是壶嘴，还有一个洞在壶盖上。

小学没有写字课。我回家跟妈妈说想买个砚滴。妈妈一听笑了：“刚学写字就想用砚滴？很贵的，买不起。”但那天，妈妈给我找了个红色的水盂，还找了一把小铜勺，以替代砚滴。她告诉我，这是你爸爸小时候用过的水盂。我爸爸小时候都没用过砚滴，就认可了这个水盂，并用了很多年。后来没有了写字课，又有卖墨汁的了，就把砚滴忘了。

退休后，住进养老院，想起学书法，置备文房四宝时，又想起了砚滴，就去文具店买，售货员压根儿没听说过。我连说带比画，他还是听不懂。他说“没见过”，听的兴趣也不大。

越是买不到，我就越想再看看砚滴。终于在一家专卖文房用品的大商店找到了砚滴。我像见到了老物件，赶紧买了两件，一件是五彩花饰的，一件是青花勾线的。

虽然买到了砚滴，满足了70年前的愿望，但我并没有使用它。我把它安放在茶几上，每天欣赏，兴趣越来越大。我又到旧货市场寻找，果然找到了许多早年间留下的砚滴。

我现在对砚滴的兴趣是欣赏它的艺术魅力。它材质多样，陶瓷的、铜铸的、竹木的。造型千变万化，祥瑞动物龟、鱼、蟾蜍、麒麟、貔貅、植物葫芦、寿桃、花果，人物老翁、童子、仙子，等等，古拙厚重、制作精巧。

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也可以过得精致考究。方寸之间的赏玩，也可以有智慧有情趣，可以在枯燥的学习中获得艺术陪伴。

因此，有朋友来家做客，我常常向他们介绍砚滴。特别是孩子，我们会在一起操作，把滴水变得雅致，有趣、诗意地学习书法。

(摘自2026年3月25日《人民日报》)

遇见庄子

□ 王果

我与庄子相遇甚晚，有些遗憾，少时之我，还不知庄子之好。后来读到《庄子》的“秋水时至”才释怀，每一个遇见都有其时机，不分早晚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没爱上庄子，也不用急。

前些年我比较煎熬的某个时期，好友向我推荐了韩瑾老师，她从亲子养育的角度来解读庄子，独特的视角让我走进了庄子的世界。我开始每天用10分钟来诵读庄子，听各家解读。家里娃也耳濡目染，熟悉了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”，会把“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”当成儿歌来唱诵。

庄子是讲故事的高手，两千多年前的他洞悉今日之世，用一个个小故事给人四两拨千斤的豁然开朗。有句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，曾经，我以为这是无力面对现实的逃避。后来读到，人之为人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…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——我才发现，人之所困，内有思想情感认知之茧，外有职责理义所限，古往今来，莫不如此。安之若命的安，并非无为逃避，而是认清现实后的主动选择，是调整心态后的积极面对，是一种不容易达到的智慧。

今天的我，生活没有太大改变，但不再有煎熬之感。庄子帮助我打开“心茧”，赶走中年人的焦虑，让我收获心安，也收获了勇气和力量。

(摘自2026年4月9日《广州日报》)

01

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。茶是喝的，而且喝得很勤，一天换三次叶子。每天起来第一件事，便是坐水，沏茶。但是毫不讲究。对茶叶不挑剔。青茶、绿茶、花茶、红茶、沱茶、乌龙茶，但有便喝。茶叶多是别人送的，喝完一筒，再开一筒。喝完了碧螺春，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。但是不论什么茶，总得是好一点的。太次的茶叶，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。《北京人》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“止渴生津利小便”，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，是：提神。《陶庵梦忆》记闷老子茶，说得神乎其神。我则有点像董日铸，以为“浓、热、满三字尽茶理”。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，沏茶也不爱满杯。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：“酒要满，茶要浅”，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，甚至是骂人。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：浓。我喝茶是喝得很醇的。曾在机关开会，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，说是“跟药一样”。

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，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，要教我读书。“穿堂”的右侧有两间空屋。里间是佛堂，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，佛的袈裟是朱红的。佛像下，是一尊乌斯藏铜佛。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。外间本是个贮藏室，房梁上挂着干菜，干的粽叶，靠墙有一坛“臭卤”，面筋、百叶、笋头、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。临窗设一方桌，便是我的书桌。祖父每天早晨来讲《论语》一章，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。大字写《圭峰碑》，小字写《闲邪公家传》，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。隔日作文一篇，还不是正式的八股，是一种叫做“义”的文体，只是解释《论语》的内容。题目是祖父出的。我共做了多少篇“义”，已经不记得了。只记得有一题是“孟之反不伐义”。

祖父生活俭省，喝茶却颇考究。他是喝龙井的，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。他喝茶喝得很醇，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。喝得很慢，喝一口，还得回味一下。

他看看我的字，我的“义”；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，让我喝一杯他的茶。真香。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，我的喝茶浓醇，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。

后来我到了外面，有时喝到龙井茶，会想起我的祖父，想起孟之反。

我的家乡有“喝早茶”的习惯，或者叫做“上茶馆”。上茶馆其实不是吃点心，包子、蒸饺、烧麦、千层糕……茶自然是要喝的。在点心未端来之前，先上一碗干丝。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，只有烫干丝。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，临吃，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——酱油、醋、麻油倒入。喝热茶、吃干丝，一绝！

02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在昆明住了七年，几乎天天泡茶馆。“泡茶馆”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。本地人叫做“坐茶馆”，“坐”，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，“泡”则更胜一筹。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，“泡”者，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，与“穷泡”、“泡磨菇”的“泡”是同一语源。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。干什么的都有。聊天、看书、写文章。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。有一位研究生，可称泡茶馆的冠军。此人姓陆，是一怪人。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，读书甚多，而无所著述，不爱说话。他简直是“长”在茶馆里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要一杯茶，独自坐着看书。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。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，穷困潦倒而死，悲夫！

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，茶叶不分等次，泡在盖碗里。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“摩登”茶馆，用玻璃杯卖绿茶、红茶——滇红、滇绿。滇绿色如生青豆，滇红色似“中国红”葡萄酒，茶味都很厚。滇红尤其经泡，三开之后，还有茶色。我觉得滇红比祁(门)红、英(德)红都好，也许这是我的偏见。当然比斯里兰卡的“利普顿”要差一些——有人喝不来“利普顿”，说是味道很怪。人之好恶，不能勉强。

我在昆明喝过烤茶。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，倾入滚水，茶香扑鼻。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，犹豫一下，没有买。买了，放在煤气灶上烤，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。

1946年冬，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。饭后，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。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，看陈蕴珍(萧珊)“表演”：濯器、焯炭、注水、淋壶、筛茶。每人喝了三小杯。我第一次喝功夫茶，印象深刻。这茶太醇了，

只能喝三小杯。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，有靳以、黄裳。一转眼，43年了。靳以、萧珊都不在了。巴老衰病，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。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。

03

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。

1947年春，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。除了“西湖景”，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，一是醋鱼带把。所谓“带把”，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，快刀切为薄片，其薄如纸，浇上好秋油，生吃。鱼肉发甜，鲜嫩无比。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“切脍”。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。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，每蕾皆一旗一枪，泡在玻璃杯里，茶叶皆直立不倒，载浮载沉，茶色颇淡，但入口香浓，直透脏腑，真是好茶！只是太贵了。一杯茶，一块大洋，比吃一顿饭还贵。狮峰茶名不虚传，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。我自比方知道，喝茶，水是至关重要的。

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。骑马到黑龙潭，疾驰之后，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，真是过瘾。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，一个正方的小池子，看得见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。井冈山的水也很好，水清而滑。有的水是“滑”的，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并非虚语。井冈山水洗被单，越洗越白；以泡“狗头脑”茶，色味俱发，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。天下第一泉、第二泉的水，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。济南号称泉城，但泉水只能供观赏，以泡茶，不觉得有什么特点。

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。比如盐城。盐城真是“盐城”，水是咸的。中产以上人家都吃“天落水”。下雨天，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，以接雨水，存在缸里，备煮茶用。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，菏泽牡丹甲天下，因为菏泽土中含碱，牡丹喜碱性土。我们到菏泽看牡丹，牡丹极好，但茶没法喝。不论是青茶、绿茶，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，颜色深如酱油，入口咸涩。由菏泽往梁山，住进招待所后，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咸味的甜水沏一杯茶。

04

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，得把茶喝“通”了，这一天才舒服。无论贫富，皆如此。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。馆里有几位看守员，岁数都很大了。他们上班后，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，然后轮流用水余坐水沏茶。茶喝足了，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。他们喝的都是花茶。

北京人爱喝花茶，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(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“茶叶花”)。我不太喜欢花茶，但好的花茶例外，比如老舍先生的花茶。

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。他到莫斯科开会，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，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。可是，他刚沏了一杯茶，还没喝几口，一转身，服务员就给倒了。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：“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！”一天喝茶喝到晚，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。外国人喝茶都是论“顿”的，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，不要了。

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。我曾在苏州东山的“雕花楼”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。“雕花楼”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，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，到处都雕了花，八仙庆寿、福禄寿三星、龙、凤、牡丹……真是集恶俗之大成。但碧螺春真是好。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，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。后来问陆文夫，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。茶极细，器极粗，亦怪！

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。茶叶、老姜、芝麻、米、加盐放在一个钵钵里，用硬木的擂棒“擂”成细末，用水冲开，便是擂茶。

茶可入馔，制为食品。杭州有龙井虾仁，想不恶。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，可谓别出心裁。日本有茶粥。《俳人的食物》说俳人小聚，食物极简单，但“唯茶粥一品，万不可少”。茶粥是啥样的呢？我用粗茶叶煎汁，加大米熬粥，自以为这便是“茶粥”了。有一阵子，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，自以为很好喝。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、樟树叶及茶叶为薰料，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。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，这简直是恶作剧！用上海人的话说：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“弗搭界”。

(摘自《不废风雅——生活的意趣》人民文学出版社)